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一百八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　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芾雙

稗編卷一百八　　　　明　唐順之　撰

户六

重農　　　　　　　　管子後同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

釋而藝稷百日不藝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令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若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國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十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以之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

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

禄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

勤於織徵而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莢

不得不然之理也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

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

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

通死得藏令事不能再其本而上求之焉無止是使姦

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拘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

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令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無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

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得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

輕重相什而相百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穀幣

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廪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

皆資無籍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脩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馬國用二不足則加二馬國用三不足則加三馬國用四不足則加四馬國用五不足則加五馬國用六不足則加六

馬國用七不足則加七馬國用八不足則加八馬國用九不足則加九馬國用十不足則加十馬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脩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脩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饘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

度馬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鬬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負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

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彰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

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圉之用

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係纍獲虜分賞而録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内欵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反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禄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

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　桓公曰軌意安出
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者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
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
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
食若干曰田若干曰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
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
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
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

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擴若干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泆一作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擴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國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隣循游人出若干幣謂隣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隣縣四面皆擴穀

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擴出萬物除而止國軌布於朱刑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

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被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穀國參分則二分在上矣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擴民皆受上國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國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君用大夫之委以

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於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止臣擴從而

以志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一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

菼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國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

復布百姓四緘國𣫞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壊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𣫞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𣫞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禄什在上君出𣫞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𣫞相靡而輕數也以鄉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

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惡美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以邑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貲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

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月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

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摇鑪橐而立黄金也今黄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黄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境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當分者

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境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

四萬匹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卬傳戰之寶吾無由予之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

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羡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羡跱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為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賑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

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而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

末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塗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請問壊數管子對曰河埏諸侯畝種之國也瀆音青山諸侯之國也河埏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埏諸侯畝種之國也故

國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疏藏
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
昔狄諸侯畆種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
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
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
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
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
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

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利權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

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

人之功愚者有不賡償也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壽也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

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令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繈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来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

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絶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

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畆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偏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

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廩也）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

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地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

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天下起兵

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分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吏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塗者籍

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塗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藏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

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黄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

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之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一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髙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

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藏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屢之甿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鞽千鍾之

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也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故賈人乘其弊以守

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菜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菜者新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簡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

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絶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羡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寗戚相與四

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

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

歲耕百畒百畒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

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境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塗熟穀者去天下不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

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羡不足雖高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泲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弊泲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望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

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糴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斗二升八合曰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

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廪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衣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彼遠近之凖平矣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阬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内毁室屋壞墻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

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黄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黄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利術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寳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寳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

中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是也龜為無貲而藏諸泰臺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

華築室賦籍藏龜華更也賦數也籍席也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寳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

謂乘時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聚也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鼓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十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

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十倍而衡黄金百萬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十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黄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言逐禽獸如從仇讐以大夫隨之桓公曰

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武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謂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

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溥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天下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来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

言揺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為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内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

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絶罷而相繼

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價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鵾鷄鶤鴇之通遠鶤鵾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匋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

子對曰鵠鶡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鶡鵜鵠鴇十鈞之弩不得棊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匊而弓弩無匡輆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池沼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山川立貟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

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齋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蔷以水齋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蔷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争進而無止口满用手满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禄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禄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立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

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禄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絶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

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
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
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
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餌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
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
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入復桓
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斤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
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

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賔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劔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

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職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攻破其軍幷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

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皂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

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堤壜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下提衡爭秩於諸侯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

之家不行行者不能十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皆見於上矣君案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不用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澤斥山間堁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

國之粟釜千勝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賈釜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

藏五十鍾内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毛羽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

陰里（齊地也）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人刻石而為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敝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

謀也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每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價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

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龍鬬於馬請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䜩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

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讐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菑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幷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粖齊鐘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

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氓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饑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旌也稱貸之家皆

堊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析筴曰君且使使者
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
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
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
聞子假貸吾貧氓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
吾氓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
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
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

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蚊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昬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讐買為取市未央

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蝨虵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敝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

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繭縷不治内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價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君親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五

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蓬蟄也蠭之有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

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之金三百斤什之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繩繑而踵相隨車轂齺齺也言車轂往來相齺也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音征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

民去絺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糶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柰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

糶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敝於楚功不成於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鬬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

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主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之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矣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

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楚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出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

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令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

將其士卒願以下齊𪗋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柰何管子
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
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
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
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
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
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

爭吾械器令其價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糶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内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一百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吳㙻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稗編卷一百九

明 唐順之 撰

戶七

論唐和糴　馬端臨

按唐都關中而關輔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故常侍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粟必先至東都然後浮河渭沂流以入關是以其至也罙難故開元以前歲若不登天子常移蹕就食於東都自牛仙客獻策和糴然

後始免此行然肅代之後既無東南之事東南餽餉稍不至則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憂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緫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税米粟則未嘗徴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税取之千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於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為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為法以取之祇益見其不足耳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為軍餉邊儲一大事煕豐而後始有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兊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葢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寛致有此弊後來懲

其獘所以只糴之於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强敷其數則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葢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宋和糴　　宋志

和糴宋歳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陜西三路及内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連歳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為常咸

平中嘗出内府綾羅錦綺計直緡錢百八十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糴粟實邊繼而詔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糴廣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内庫緡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糴中等户以下免之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西河北缺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所輸租而均

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麟府州以轉餉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塲和糴河北又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陜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中陜西糴穀又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然發内藏金帛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内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為兵儲最為大患遂詔嵩嵐火

山單閒田並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經畧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備邊自是三路封樁所給甚廣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務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或鬻爵給度牒而出内藏錢帛不與焉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鈔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熙州王韶建議依

沿邊和糴例以一分見緡九分西鈔别約價募入中者凡邊部入中有闕則多出京鈔或饒益誘之以紓用度是歳河東並邊大稔詔都轉運使李師中與劉庠廣糴積五年之蓄復命輔臣議更與陝西並塞芻糧之法令轉運司増舊糴三分以所糴虧羨為賞罰仍遣吏按視而陜西和糴或以錢茶銀紬絹糴於弓箭手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税外有和糴糧草官雖量予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遇歳凶不蠲最為弊法繼而知太原韓

絳復請和糴於元數省三分罷夫錢布乞精選才臣講
求利害詔委陳安石元豐元年安石奏河東十三州二
稅以石計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糴數八十三萬
四千有餘所以歲凶仍輸者以稅輕軍儲不可闕故也
舊支錢布相半數既奇零以鈔貿易畧不收半公家實
費百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以其錢令並邊
州郡和市封樁即歲災以填所蠲數年豐則三歲一免
其輸朝廷以為然始詔河東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並

罷以其錢付漕司如安石議因用安石為河東轉運使其後經畧使呂惠卿復請别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為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概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糴見數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為額隨户邑高下裁定毋更給錢歲災同秋税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糴之名為助軍糧草宣和中罷畿内和糴自熈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兊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其曰坐

倉熈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糶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為利害非臣所知呂惠卿曰今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為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臣聞

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秔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無所發泄必甚賤傷農夫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不從明年又慮元價錢神龍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行於河北東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低價抑糴之弊詔禁止之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

五年又詔陜西錢重物輕委轉運使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其曰結糴熈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熈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馬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熈河財用孫迥究治以聞迥奏總管王君萬負熈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乃遣蔡確馳往本路劾之君萬及高遵皆坐借結糴違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寧初蔡京行於陜西盡括民

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講修闕政罷陜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曰俵糴熈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恠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乃詔歲以末鹽鈔錢在京粳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縁邊入米麥粟封樁即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便

司兌用須歲豐補價紹聖三年呂大忠之言召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俵多寡為官吏賞罰其曰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麥熟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

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瀛定二州所糴數以鉅萬而散於諸郡寄糴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寄糴行已久且近都倉緩急運致非難於是寄糴卒不罷其曰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畧使章楶請並邊糴買豫榜諭民毋得與公家爭糴即官儲有乏括索贏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具曰勸糴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之鄜延經畧使闕即言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

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疏奏坐貶五年言者謂均糴法嚴然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數數過多有一戶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既而州縣以和糴為名低裁其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糴詔約止之宣和四年荆湖南北均糴以家業為差勸糴之法其後寖及於新邊鄯郭州積石軍蕃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劉彝

啓交趾之隙韓存寶林廣窮乞弟之役費用科調益繁陜西宿兵既多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軍費最甚於他路帝先慮科役擾民令趙卨康問頗得其事又以糧餉麄惡欲械斬河東漕臣以勵其餘卒以師興役衆鮮克辦給又李稷為鄜延漕臣督運詔許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民苦揹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於是文彥博奏言關陜人户昨經調發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為今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撫

百姓全其瘡痍使得蘇息明年優詔嘉荅初西師無功議者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感悟申飭邊臣固境息兵關中以蘇哲宗即位諸老大臣維持初政益務綏靜邊郡類無調發第令諸路廣糴以備蓄積及詔陝西麟府州計五歲之糧而已紹聖初乃詔河北鎮定瀛州糴十年之儲餘州七年其後陝西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鄯湟等州費資糧不可勝計元符二年涇原經畧使章楶諫曰伏見興師以來陝西府倉廩儲蓄內外一空前

後資貸內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即今所在糧草盡乏漕臣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時唯深察臣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聽主議大臣指章惇也時內藏空乏陝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寡請給於內藏庫詔以絹五十萬予之帝謂近臣曰內庫絹才百萬已輟其半矣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置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歲費錢一千

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熈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故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異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造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即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贏會計一路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帝慮其米仍麤將士或有飢色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竟

罷九折又於陜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曰裕財鎮戎軍曰裕軍通陜砦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築陜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窮討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饋餉空乏鄜延至不能支旬月時邊臣爭務開邊夔峽嶺南不毛之地草創郡邑調取於民費出於縣官不可勝計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廪皆竭兵士飢忿有擲瓦石擊守貳刃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

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興初黄河嵗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熈豐間淮南科黄河夫夫錢十千富户有及六十夫者劉誼葢甞論之及元祐中吕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漁池埽始盡令輸錢帝謂事易集而民不煩乃詔凡河堤合調春夫盡輸免夫之直定為永法及是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克有濟諭民國

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郡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已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為奸人情大擾於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於官編之户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即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糴米十五萬石無擾及無陳腐撫州守臣劉汝翼餉兵不匱及勸誘賑糶

流離皆轉一官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糴者計剩科罪十三年荆湖歳稔米斗六七錢乃就糴以寛江浙之民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淫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强配於民四年糴本給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寳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望飭所司奉行有旨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於

湖廣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緡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糶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糴米五十萬石湖南安撫司糴米五十萬石兩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淮浙發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漣水軍一十萬石廬州一十萬石並視時以一色會子發

下收糴以供軍餉

青苗法　　宋史

初神宗既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安石為帝言天下財利所當開闔斂散者帝然其說遂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因請以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籍呂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自是專一講求立為新制欲行青苗之法蘇轍自大名推官上事召對亦除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為

利民然出納之際吏縁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言漢常平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

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陜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行之河北於是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為青苗矣蘇轍以議不合罷而諸路提舉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户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廉在河北一等户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不以為便廣廉

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然言不便者甚衆右正言李常孫覺乞詔有司毋以強民時提舉府界常平事侯叔獻屢督提點府界縣鎮呂景散錢景以畿縣各有屯兵歲入課利僅能贍給又民户嘗貸糧五十餘萬石尚悉以閣今條例又以買陝西鹽鈔錢五十萬緡為青苗錢給散恐民力不堪詔送條例司召提舉司官至中書戒諭之王安石言若此諸路必顧望不敢推行新法第令條例司指揮從之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臣準散青苗詔

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坊郭户有物業勝質當者亦依鄉户例支借且鄉村上等户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絶相違戾又條約雖禁抑勒然須得上户為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户

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户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户長同保均倍之患去歲河朔豐稔米斗不過七八十錢若乘時多斂俟貴而糶不唯合古制無失陷兼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糶而提舉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糶本盡為青苗錢則三分之息可為已功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若謂陝西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缺適自冬及春雨雪及時麥

苗滋盛定見成熟行於一時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為每歳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陜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試行俟有緒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於諸路置使非陛下憂民祖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

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公亮升之欲即奏詔趙抃獨俟安石出自罷之連日不決帝更以為疑因令呂惠卿諭旨起安石安石入謝既視事志氣愈悍面責公亮等由是持

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條例司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琦復上疏曰制置司多删去臣元奏要語唯舉大概用偏辭曲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臣竊以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剥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或有異同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彦廣其說謂如此則近郊十一者萬錢期

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潻林之户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為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

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
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誑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
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赢受息無過歲什一
公彦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唯所赢多
少假令萬錢歲赢萬錢催一千赢五千催五百餘皆據
利催什一若赢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
為寛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
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

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況今天下田税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鹽麴鞵錢之類凡十餘目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紬絹斛斗低估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蠶鹽折納絹帛更有預買和買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税什一之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又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

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敝惑曆明老臣得不太息而

慟哭也制置司又謂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坊郭

有物力户未嘗零糴常平倉斛斗此葢欲多借錢與坊

郭有業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稱周禮以為無都邑鄙

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詳之樞密使文彦博亦數

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彦博曰

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陰結

入内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帝因使二人潛察府

界俵錢事還言民皆情願無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羣臣進讀邇英畢帝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司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户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及拜官樞密副使光上

章力辭至六七曰帝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竟出知永興軍當是時爭青苗錢者甚衆翰林學士范鎮言陛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提舉司以戶等給錢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議紛紜皆云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者民雖至愚不可不畏後以言不行致仕臺諫官呂公著孫覺李常張戩程顥等皆以論青苗罷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歐陽修繼韓琦論青苗之害

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鎮知陳留縣姜潛之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府寺疑潛壅令使其屬按驗無違令者潛知不免即移疾去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貰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舉誘以便利督以威

刑非王道舉也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歛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甞兩輸息錢乃别為一賦以弊生民也坐謫南康軍鹽酒稅陜西轉運副使陳繹止環慶等六州毋散青苗錢且留常平倉物以備用條例司劾其罪詔釋之五月制置三司條例司罷歸中書以常平新法付司農寺命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寺兼領田役水利七年帝患俵常平官吏多違法王安石請

縣專置一主簿主給納役錢及常平不過五百員費錢三十萬貫耳從之帝以久旱為憂翰林學士承旨韓維言畿縣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為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帝頗感悟太皇太后亦嘗為帝言閭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盍罷之會百姓流離帝憂見顏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去四月出知江寧府然安石薦韓絳代相仍以吕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為遵守不變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

蓄錢穀財物盡樁作常平錢物委提㸃刑獄交管依舊

常平倉法行之罷各縣專置主簿四月再立常平錢穀

給斂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

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止出息一

分左司諫王巖叟監察御史上官均右正言王覿右司

諫蘇轍御史中丞劉摯交章論復行青苗之非八月司

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

要見功務求多散或舉縣追呼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

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户今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問人情安便欲下諸路提點刑獄申嚴州縣抑配之禁詔從之中書舍人蘇軾不書録黄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況子弟欺謾父母人户冒名詐請似此本非抑配臣謂以散及一半為額與熙寧無異今許人願請未免設法罔民使快

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今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貫無窮之怨於是王巖叟蘇轍朱光庭王覿等復言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盡付三省公議得失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四月之詔蓋純仁意也時司馬光以疾在告已而臺諫皆言其非不報光尋奏乞約束州縣抑配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

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

稗編卷一百九